

观察时评

生活节奏飞快、脚步匆匆忙忙的今天,在社区林荫、村寨湖边或是公园深处,却有着这样一群人:他们和琴而吟,韵味十足,唱着如醉如痴,奏者身心专注,引来听者阵阵掌声……这情景为神州大地增添了多少祥和、安宁和悠然。他们,就是千百年来与戏曲风雨相伴、一路走来的票友,被称为“戏剧的活化石”。

每个剧种从诞生之日起,票友就相伴相生。唐玄宗深谙音律,酷爱曲法,挑选乐师三百人,宫女数百人,亲自在梨园教练,后称戏曲界为梨园便是由此而来,这位唐朝皇帝堪称历史上一大名票。不过,“票友”一词源于清代。乾隆年间,流传着一种名叫清音子弟书的曲种,为八旗子弟所创,多从小说改编而成,一时盛行京城及东北。清王朝为稳

票友多 戏曲活

程少华

定政局,组织人员让清音子弟书的内容加些教化颂圣之辞,设立教习机构,招收人员进行培训,合格者被派往各地演唱,并发给一张印有两条金龙的“龙票”,其上注有“发给××票房”字样,凭此才能聚众咏唱。后来清朝统治稳固,此举虽逐渐停止,类似活动却相沿至今,把不取报酬的业余戏曲演唱者及乐师称为票友,票友进行排练演唱的活动场所,叫票房。

我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,源远流长,与票友的钟情坚守不无关系,一出戏或某个唱段假若不为票友口口相传,就不可能流传。纵观古今,票友出于自愿而痴迷戏曲,既陶冶了自己的情操,丰富了自己的生活,也无意中推动了戏曲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和发展。

因为,票友出于对戏曲的热爱,把自身传承的风土人情和审美积淀投入到一招一式、一腔一调,将琴、书、画、乐、舞等艺术元素融化其中,让地方戏的艺术魅力日臻完美;票友再苦再穷,也会节衣缩食解囊观戏,养活戏班,捧红“角儿”,给表演艺术家和团体以经济上的支持,为繁荣戏曲奠定物质基础;有的票友极富艺术天赋,日后成为颇有建树的表演艺术家,他们丰富戏剧演出阵容,为科班注入新鲜血液,成为戏剧演员的重要来源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,我国高度重视戏曲工作,如今,京昆越锡扬争奇斗艳,生末净旦丑赏心悦目,呈现一派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景象,于是,票友越来越多;一个票友就是一个小小的舞台,票友多了,戏曲就更加活了。

这些年,文化部门做了大量工作,有针对性地培养戏曲人才,活跃了群众业余生活。很多地方创办票友会、票友社、票友俱乐部、戏曲研习社等平台,并举办票友擂台赛、戏迷大奖赛,聘请专家、演员亲自传授,挖掘、整理,演出多年不见舞台的传统戏,举办珍贵戏剧资料展览,出版戏剧理论和剧评专著,戏曲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,唱戏、看戏在一些地区日渐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。有的票友于周末三五成群,或便装清唱,或粉墨登场,围观者掌声不断、喝彩连连;很多地方在庙会、办展期间搭好戏台,票友龙吟虎啸,以戏会友,引得男女老幼成集,一时盛况空前;在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重阳节等传统佳节,不少票友引吭调噪,家人朋友茗赏曲,丝弦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与此同时,现代媒体利用新的传播手段,对戏曲进行时尚包装,使古老的戏种焕发时代气息,给人以格古韵新、旖旎多姿之感,在更广的范围内普及戏曲知识,扩大票友队伍,使戏曲文化真正走向社会、回归民间。昆曲讲坛《于丹·游园惊梦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,让很多戏育“惊艳”于昆曲,其中部分观众日后成为票友。还有诸如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、东方卫视《非常有戏》、河南卫视《梨园春》、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、电影《霸王别姬》等,让戏曲多了几分流行气息,成为一场场时尚的视听盛宴,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了戏剧,成为戏迷,进而加入到票友行列。

除此之外,学校也重视对国粹艺术的教育培训,营造人才辈出的环境。很多高校充分利用优越的学术资源和文化底蕴,成立大学生戏曲艺术社团,培育高学历的业余玩票者。更喜人的是,一些京剧唱段入选中小学教材,走进课堂,对确保戏曲艺术后继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票友云集,自娱自乐,吹拉弹唱,乐在其中。愿这些纯粹的人们为梨园增添更多的欢声笑语,愿戏曲这朵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开得更艳,我们期待着。

“北昆明珠”河西村，昆曲几成绝响

本报记者 王春兰

听一个北京票友说,要听正宗北方昆曲就到河北高阳河西村去,那儿的老人唱的人才地道呢,可惜会唱的没有几个人了!

县文教局编纂的《高阳县北方昆曲资料汇编》,揭示了河西村在北方昆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。元末明初,江苏昆山就有了昆曲,也称昆山腔。明朝万历年间,昆山腔传入北京。清朝时,昆山腔与保定高阳、安新等地方语言和曲调结合,形成了较昆山腔更为粗犷开朗、豪壮奔放的高阳昆腔,也被称为北方昆曲(或北昆)。清朝、民国时期,高阳、安新等地有众多高阳昆腔戏班。在众多的戏班中,高阳河西村的荣庆社最负盛名。荣庆社培养出了一代“昆曲大王”韩世昌,从河西村走出来的昆曲演员多达100多人,其中一些人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谈及高阳昆腔往日的辉煌,河西村人至今津津乐道。高阳县老干部编写组专门为河西村编写了一部《河西村的人们》,书中介绍了9位风华绝代的昆曲大师:特级笛师侯瑞春、老艺术家马凤彩、侯益隆、世纪昆曲大师侯玉山、著名老生魏庆林、著名大武生侯炳武、昆曲大王韩世昌、多功能艺术家马洋林、著名武生侯长治。

现有的不少研究昆曲的资料都记载

了当年昆曲大王韩世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的演出盛况。1917年,荣庆社首次进京,12天就唱红北京,梅兰芳、尚小云等京剧名家、文化名人蔡元培、曲学大师吴梅等都竞相观看。1936年到1937年,荣庆社到各地巡演,走遍了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浙江等省,是北方昆曲传播的一次壮举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北方昆剧院在北京成立,韩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。北方昆剧院的演员不少都来自河西村。

河西村,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普通村庄,因历史上昆曲人才辈出而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一个神话。然而,沧海桑田,河西村不再有昆曲大家产生。如果不是能听到几个古稀老人哼唱昆曲,人们很难将眼下这个寂静的村子与往日北昆的辉煌联系起来。

听说要采访村里喜欢唱昆曲的人,村委会主任叫来两位70多岁的老人,一位叫侯占山,一位叫侯满意。侯占山老人已经行动不便,他坐着清唱了一曲《思凡》,唱得脸色微微发红。两位老人都是起小儿的戏迷,1945年,侯满意跟老艺人学唱老生,侯占山学唱小旦青衣,并得到韩世昌的亲传。1954年,村里组织了半职业的昆曲剧团,农忙时种地,农闲时演出。1959年,高阳县成立了北昆艺校,侯占山、侯满

意做了艺校的老师。1961年,艺校解散后,侯占山还曾在保定戏校任过教。

说起儿时的河西村,老人们说,那时家家都唱昆曲,附近村庄有句玩笑话:“就连河西村的狗叫也带着昆曲调儿。”

问到现在村里爱唱昆曲的还有多少人,两位老人的眼神黯淡下来:“没有人再唱昆曲了!”前两年村里成立了秧歌队,队里有几个中年妇女跟着老人学了两段,年轻人没有一个人学昆曲。村委会主任说,年轻时就唱昆曲现在还健在的,村里还有5位老人,都在70岁以上了。

河西村,为什么没人再唱昆曲了?

高阳县文化馆负责人说:“昆曲的词意太深,年轻人理解不了。”老人们说,昆曲“声好学,韵难调”,昆曲的戏词以诗词歌赋为基础,没有一定的古典文学功底,没有从小的耳濡目染,掌握昆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
没人听,也是导致没人唱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北昆的一些研究资料认为,韩世昌的昆曲能红极一时,是由于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、校长、教授们都非常喜欢昆曲,尤其喜欢韩世昌的昆曲。

如今,河西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没有时间和精力学昆曲。老人们说,要是有点经费就好了,就可以在河西村



本报记者 李 鹤 王舒怀文并摄影



▲初冬微寒,北京安贞社区公园的最深处,传出委婉悠长、抑扬顿挫的曲调。依依杨柳掩映下的木屋中,56岁的王世宽(右)正在给他的学生拍曲子。

30年前,也是这样一个冬日,王世宽被好友生拉硬拽到家中,听了昆曲大师韩世昌的录音。这一听不要紧,他从中午听到晚上天黑,越听越爱听,上瘾了。此后,他下班就往先生家里钻,一学到夜里12点。回家睡不着觉,半夜起来也得打会儿鼓,唱会儿曲子。就这样,跌跌撞撞,闯进了昆曲的大门。“如今,我都做了老师了。”王世宽感慨:“昆曲,我恐怕只学到了我老师的十分之一,可如果学生能学到我的十分之一,已实属难得。”



▲这把二胡是王世宽的老师传下来的,当年跟着主人抗日打鬼子,经历过重庆国共谈判,给周恩来拉过曲子,也曾随被划为右派的主人入过狱。算算年纪,它比王世宽还大得多。现在,传到了自己手里,可是王世宽却不知道它还能传多久。



▲古老的曲谱,在旁人看来宛若天书。作为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昆曲,又是复杂的曲谱无法尽述的,好多东西都是靠嘴传的,都在这些个传承人的嘴里面。



▲李家骅(右),安贞社区戏曲协会主席。在他的帮助下,昆曲活动小组有了如今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场所。活动结束后,李家骅和王世宽却还有点意犹未尽。

培养几个会唱北方昆曲的年轻人。北方昆曲的道白用的是北方的语音,在高阳传承下去,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高阳县文化馆负责人说,这几年,他们整理了一些北方昆曲的资料,记录了一些戏谱,为河西村几个老艺人录了音。由于经费有限,加上懂行的人太少,更多挖掘、保护工作无法展开。

一些戏曲爱好者认为,北方昆曲对北方的很多戏种都有影响,研究保护好它很有价值,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从现有的史料看,北方昆曲在高阳发源,与当时的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高阳占有大量土地,府里办有两个昆曲戏班,招收艺徒多为高阳境内为他种地人家的子弟。王府戏班解散后,艺人们回到老家高阳,昆山腔才与地方语言、曲调结合,形成了北方昆曲。没有财力雄厚的王府的扶持,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北方昆曲。

一些北昆的票友认为,北方昆曲跟昆曲有联系,又有明显的区别。保护拯救昆曲也应保护拯救北方昆曲。河北省向国家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,发源于保定的北方昆曲未列其中,这对于北方昆曲的传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记者调查



▲满头银发的常家里被王世宽唤做老哥,一个胡同里长大的,因为昆曲,他们成了一辈子的“玩伴”。王世宽吹笛,他敲鼓。圆润的唱腔,优雅的身段,让年轻小辈羡慕。



▲卜景,北大考古系研二学生;闻雨轩,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学生;傅明,杂志社编辑……高知人群正在成为昆曲绵延浸润的土壤。一夜春风,万树花开的那一天,还有多远。

省戏曲广播电台联合举办“笑天个人演唱会”,笑天把门票的全部收入捐给山区失学儿童。

曲不离口的王少芳

王少芳,56岁,郑州国棉三厂招待所退休员工。

王少芳对豫剧痴迷到什么程度?儿子今年结婚,除婚礼当天外她没歇过一天,干啥了?都去唱戏了。

王少芳30多岁才开始真正学戏。“大冬天,下着大雪,我在公园一唱几小时,满头大汗把雪都融化了。也不知饿,每天带一个烧饼一杯水,在文化宫外、大石桥下一学一整天。晚上回家做顿饭还哼着,饭后听磁带,录音机听坏了两个。”凭着这般执着的韧劲,不是科班出身又没拜过师的王少芳,在名扬中州大地的电视梨园春栏目中一路拼杀,获得了小播主称号,她感到特别自豪。

昆曲被称作兰花,在上世纪初至60年代,由于许多著名的学者、教授及票友的提倡和培育,曾在北京、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大学校园开放。此后由于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及自身特质的矜持,它逐渐在校园中销声匿迹,直至被完全铲除。到了改革开放年代,大地回春,百花齐放,一些大学又以其广泛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艺术眼光,在校园里重开了昆曲文学和艺术的课程,阐述昆曲的文化地位,邀请昆曲艺术家来授课,组织昆曲的观摩演出,师生陆续组成昆曲社团,丰富校园文化。以复旦大学为例,从上世纪80年代,这种普及昆曲的学术、实践活动,就非常活跃,为组建昆曲社创造了条件。2001年3月,曲社成立,一开始就有数十名师生和教职员参加。他们利用工作和学习之余,不分寒暑假日,每周请上海昆剧团老师和名家来校教学,定时学唱、学演,校园再次响起昆曲优雅的笛声,飘荡着幽兰悠远的芳香。

在所聘老师的严格要求下,学员们刻苦好学,8年来,复旦昆曲社的发展已令人刮目相看。许多人刚进曲社时如一张白纸,不识工尺,不知曲韵,现在他们不仅能唱能演,还学会了笛、箫、笙、板,自建文武场曲,可以自组“同期”曲会。初始时曲友人数少,会唱的曲目少,目前连同毕业离开学校的曲友,曲社成员已近200人,所唱名剧名段约50出。有了这些根底,他们多次参加了苏州、昆山、扬州、南京、上海的演唱会,在地区和全国的表演赛上得过金、银、铜奖,在荧屏中

校园又飘幽兰香

江巨荣

多次亮相。部分师生结合教学科研,写出了一些学术论文,甚至有学生撰写了关于昆曲谱的学位论文,获得好评。曲社还创办了昆曲刊物,专门发表曲友的研究成果和学曲心得,使复旦曲社带有较浓的学术色彩。

昆曲在一些大学重生,自有它的基础。一是因为早在上世纪,不少专家教授在这里长期从事戏曲的教学,组织曲社,培养了一批酷爱昆曲的学生,有昆曲活动的历史氛围。二是就大学师生而言,他们一般都读过较多的诗文,文化积累较为深厚,对昆曲所表现的诗词文学和历史内容,较感兴趣,易于沟通理解。加之他们艺术修养比较广泛,在接受时尚的艺术品种之外,追求传统美感享受的要求也同样强烈。此外,许多大学,本来就有对古代文学、文艺史学、美学充满兴趣的教授和学生,他们也期盼着研究或了解昆曲这种古代文学和艺术表演形式。这就在大学造就了一批对昆曲较感兴趣的人群。他们与昆曲之间,就有着某种天然、密不可分的联系,有了他们,大学就可以成为昆曲延续、生存的一片沃土。目前昆曲观众趋于年轻化,就与此相关。

大学与昆曲虽然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,但即便是大学师生,他们对昆曲的了解和爱好也不是自然就形成的。这也要引导,要传授,要深入细致的工作,要创造昆曲活动的必要条件。只有具备了昆曲的生存条件,昆曲才能在校园中存在,生长。

当前,传统戏曲进课堂的呼声很高,这是保护昆曲很好的推动力。它说明,我们的教育部门更重视学生的美育了。如果大学可以增设传统戏曲课程,在现今的仍具舞台生命的戏曲品种中,昆曲无疑最有资格成为首选。但我认为,文学和艺术的学习和欣赏应该出自心灵的渴求,精神的感应和艺术吸引力。认识并喜爱精神产品,是一个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的过程。硬性规定学生对某种艺术的兴趣,结果只能适得其反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复旦昆曲社社长)

责任编辑:周 朗 王舒怀
电话:(010)65368729

豫剧票友素描

本报记者 李晓清

自学成“角儿”的庞笑天

庞笑天,30岁,资深票友。2006年7月,在开封市举办的首届“祥符调”戏曲大赛中,他荣获第一名;2007年1月,“大厨房杯”戏曲大赛他又荣获特等奖。

出生于农家的庞笑天,5岁开始接触豫剧。他回忆说:“那时家里穷,没电视,只靠听收音机学唱。偶尔看场戏,回到家就把床当作舞台,披着被单像模像样地唱一段,街坊邻居都说这小家伙是个唱戏的材料。”

笑天学戏,颇具戏剧性。1989年,笑天11岁,听说许昌戏校招生,当时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他从姐姐那拿了10元钱自己摸到门上。老师让他唱一段,一出“穆桂英挂帅”让路过的校长驻足聆听,马上特批录取。没想到家里一百个不同意,因为每学期食宿学费要交500多元,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哥哥。戏校的老师好说歹说,家里人勉强同意,可学了一个月笑天就不愿学了,原来他喜欢豫剧,而戏校是以教曲剧为主。

于是,笑天开始自学。1994年,笑天考上了河南省戏曲学校,两个哥哥也同时考上了大学,需要大笔学费,笑天不得不挥泪告别。他不甘心,只身来到郑

州,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涯。一次在公园遇到了素有“小生之帝”美誉的王素君老师,在王老师的建议下,笑天经常出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,与那里的大批艺术家和戏迷交流,进步很快。1999年,他看了石磊主演的《春秋配》后,觉得陈派唱腔高贵典雅,含蓄秀美,越听越有味道,萌发了向石磊老师学戏的念头,但苦于无缘相识。一次,在紫荆山公园,笑天演唱《春秋配·捡柴》一折,下来后有人找到他问:“你这段唱是跟谁学的?”笑天如实回答:“跟电视上石磊老师学的。”那人说:“我就是石磊!”在石磊老师和关灵凤老师的帮助下,笑天的演唱有了质的飞跃。

2007年4月27日,周口市电视台和